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288/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二)

〔明〕黃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 一

秘閣元龜政要十六卷

不著撰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二〇二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二)

〔明〕黃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日校萬

卷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昭代典則

二十八卷》提要

昭代典則卷二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改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軍務兼理馬政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咀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乙

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虜人得志始戕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塹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管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絃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

乞邊墾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虞患。弘治十七十八年，久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絃所修邊新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廂宸應勅臣經理，臣聞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庫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眾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眾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達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求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

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隄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臣竊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糧，明斥埃。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墻挑塹為言，宜必增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一清經理。○正德元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靈州大塩池增課一萬五千引，小池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送固原慶陽收貯買馬之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塩課，貨賈疏，曰臣切惟陝西地方皆防胡重鎮，軍務所急，莫先於馬政，看

得靈州大小塩池所産塩斤與解池相類不煩人力取之無窮舊例止是招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互相取多寡不均故有間年開領之例又因中馬勢囑賄通濫收不堪馬匹不得實用故有收價解邊之例畢竟爲馬而設後因放塩弊多奏添副使一員職雖整飭兵備實兼督理塩法近年以來塩馬之制遂廢以此總制尚書秦紘苑馬寺卿車寔先後論奏皆欲增廣行轅副使燕忠高崇熙等親詣塩池查勘委有餘饒常謀之外雖增十數倍似亦可辦合將大池增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塩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犂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塩廠所卸每引仍照舊收臥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得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塩却依車寔所奏就池招人納銀與給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塩生不及或邊報緊急塩路不通除舊額塩課外新增塩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塩地方許於鳳漢二府通行與河東之塩相兼發賣兩不礙阻所收塩引銀兩俱送固原慶陽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塩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每季監理通判督同塩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塩款造冊開報臣查考如遇各邊缺馬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間年之例如此則與茶馬大

有裨矣○兵部武選司郎中何孟春奏增靈州塩課疏曰靈州塩課司大小塩池自祖宗以來與茶法並爲各邊馬匹支用近該總制邊務馬政都御史楊一清於額外奏討塩引召商納銀商賈雲集近日買馬數目助益邊方寔多其轉移區處之宜臣不能悉竊以向日馬少引常有餘今日引多塩不告乏天地生財本自無窮顧人用之何如耳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塩自來不費人力煎熬夏秋晴暖水凝而皚如雪如霜隨取隨足以今觀之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訪得鞏昌府漳西縣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愷曾要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塩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塩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楊一清卽其已效廣爲求圖前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數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雨暘早潦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千萬引塩旣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可得銀二十五兩商人不問客人土著納銀二十五兩得引百通課引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塩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攬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矣

起終養南京吏部郎中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終養守制闕報巡按山東御史陸偁以弘治甲子鄉試馳使聘主試事清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辭不赴至是卽其家擢江西提學副使既履任修白鹿洞崇師儒以德行道義教學者而時時激勸之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親君之服獨去朝服中蔽膝一件寧王怒之又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朝寧王而於初二十六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勿徇舊例俱以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而寧王益怒寧王先憾都御史林俊其左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而力求清之短且遣其親信者傳訪京師寧王一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六

日宴於三司間故設機械直譏清不工詩文清以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折挫據理對之大拂其意乃同事者復有挾術相傾清終不屑輕自屈以取容任其多方捃摭尤以一身上下關繫不欲竟墜其害也遂引疾求致仕寧王亦素聞清賢遣儀賓諭留且欲以女妻其子異清附已清力辭卒求去

右都御史史琳卒○天鳴地震○二月命大學士劉健等修孝宗敬皇帝實錄○以儲璫爲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三月隕星如月○夏四月召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爲南京刑部尚書以兵部侍郎熊繡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少師燕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昇

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

時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婚禮奏討書篆儒士七人吏部已奉旨考選矣有旨令連考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馬文升言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上不聽給事中安奎上疏乞聽馬文升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家之利也瑞慙誣奏文升拒命人臣科道皆力爲辯事始白又兩廣缺都御史總督軍務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不樂外憾文升謀諸李東陽將去文升用劉大夏皆湖廣人也乃諷同鄉御史何文衢屢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許之時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掌印太監李榮皆河南人相厚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七

而芳亦與劉瑾善爲之內援故以芳代文升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奏贊機務瀚在南京吏部嘗上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重祖宗之根本佑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是年請老疏云臣在南京親見諸尚書翟璫輩越謝綬王繼陳道乞休不允三年間相繼物故亦不允至是蒙幸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瀚學優才膽剛方貞介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奏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戒餘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巨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孝之實通于天下矣其次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剴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以先師裔孫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內閣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自劾慰留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八

上初卽位東宮舊侍內臣劉瑾等導上游戲內閣劉健等上疏曰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官中何以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禦天使朝講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震震驚正殿鷗吻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省悔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之暇省閑往日所進講章直舛及諸衙門條上利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復上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待衛離披兵仗委棄萬衆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久伺闕廷不惟精神困倦抑且妨誤政事况茲天變民窮正宜恐懼修省意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健等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等庸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扶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犬登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九

獷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樂譏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編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降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戚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次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例則謂之紛更政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

於近倖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肯從中出畧不預聞或衆所譏議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允此爲戶兵等部議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仍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靡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們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

選賢能代茲重任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厲精新政之義兩盡無遺矣奉聖旨卿等切切爲治的心朕已知之言事待斟酌行着用心照舊輔導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八月立皇后夏氏○大角大欠搖動○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陞許進爲兵部尚書○陝巴奴子拜牙即嗣忠順王○冬十月靈霧四塞○命大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丘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劉瑾矯殺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罷少師燕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上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徇馬鷹兔舞唱

角抵廢棄萬幾時號八虎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文曰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文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必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文將鬚臆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矣必不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文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皆應諾文退令夢陽具疏草文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曰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姦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廷日非號令欠當自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羸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裸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押驢嫖聚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

占候咸非吉祥切緣此等細人惟知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粉菹醢何補于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閣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未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未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

贈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二

亂之階求保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齊詣閣議一日三至獲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岳者亦東宮舊臣也素剛直頗惡其僭所爲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韓文者曰公疏言何文故不應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僭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俱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

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祚輒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一見之耳是日瑾等業自求去南京安置而閣議猶持不從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劾奏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劉瑾等下獄劉瑾素敬李東門有詩文名而焦芳亦與瑾厚遂以內閣堅持之議泄於瑾瑾左右亦以王岳密奏告之瑾等夜趨上前繞跪伏哭以頭觸地訴王岳等內外交通欲害奴等上色動瑾又曰若待明日瑾等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又進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左班官

贈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三

敢譴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怒是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又收王岳等下獄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瑾黨長隨王成等追至臨清少沙灘殺之內閣復上疏曰此數人都一蠱惑引誘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離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羣言拏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上令司禮監傳諭直貸瑾等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左右引誘。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譴。昨者府部。奸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巧詐。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泣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據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乞卽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四

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上不允。徒等各上疏求去。先是瑾等嘗奏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嘗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允。劉健謝遷瀕行。東陽祖餞。欬歔而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無以應。其

後劉瑾于朝陽門外。造玄真觀。東陽爲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其泄捕瑾之事爲真也。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陰懷。始附尹旻父子。旻敗。芳以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劉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害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昇以快私忿。王鏊入閣。東陽引之。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五

改許進爲吏部尚書。○十一月。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上疏。杖闕下。

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攝。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內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劉瑾恨韓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

有假偽驗出以文不能防姦矯旨令罷職歸復陰遣還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言文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以韓文源○逮尚寶司卿崔濬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柳號謫戌

邏卒同韓文無所得適有郎中張偉公差回乘輜尚寶卿崔濬冊封回帶家小馳驛乘輜按察副使姚祥赴任亦馳驛用人夫俱奏之捕下獄崔與姚柳號西長安門外張偉加于通州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奏乞寬宥始釋柳充邊衛軍自是內外庶官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六

而不可得矣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風采凝重義利介然不爲詭隨劉瑾惡之矯旨令致仕去尋卒敷華初爲庶吉士內閣李賢彭時欲留爲翰林敷華與大夏力辭不就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云以顧佐爲戶部尚書劉宇爲兵部尚書○起致仕吏部尚書屠滂爲左都御史○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雋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劉健在內閣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東陽以神童舉與程敏政齊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向舉用真才實學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詩文之徒以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將起

命劉瑾剖斷天下章奏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旨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候官至門下問之然後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七

下筆故瑾益恣肆後自於私宅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者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要票旨東陽必極其稱美有曰爾公明正直爲公除弊等語務爲容悅議者謂其伴食中書坐保富貴視劉謝二內閣有愧矣

下戶科給事中劉滂刑科給事中呂柟于詒獄

戶科給事中劉滂上疏極陳時政其畧曰近日權姦預政事勢異常聰明漸墮弊端日滋各處地方大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固不若用舊人養

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飽虎猶或易養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之銀兩。理財無良謀。實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穀。歲出者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范疏數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刑科給事中呂紳。上疏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遼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二道御史薄彥微等二十人下錦衣衛獄。

戴銑等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獄。瑾仍捏旨。劉范呂紳。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八

及戴銑薄彥微等二十人。各廷杖三十。除名為民。兵部主事王守仁下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南科道官戴銑等被逮。王守仁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邇者竊見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勅錦衣衛差官校。解解來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觸忌諱。上干雷霆之怒。但以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逮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自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在廷之臣。莫不

以此舉為非宜。然莫敢為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惟陛下復以罪銑等罪之。則非惟無補于國事。而徒足以增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邁。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東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等輩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究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心。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布。遠近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十九

惻然而有所不忍矣。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因謫龍場驛丞。守仁回至錢塘。尋慮瑾知枉道。不免於禍。乃乘夜伴為投江。而浮冠履於水上。浙省二司。及杭州楊孟瑛。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遂匿形輕裝。入閩武夷山中。復慮終露。又遁投江右寧王外戚婁姓家中。駕言投江不戒。有神助也。欲以聳動寧王為窟。或謂之曰。畢竟為累。乃赴龍場。

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張元禎卒。○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發居庸監追。罷其官。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謫官。勒致仕。

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贖以俸金。且議上章。直詣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瀚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

丁卯二年春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三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詹事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正德二年春。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直講既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書外添出許多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二人南

歷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

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再見之。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蜀錦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厚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托保國公家人朱濂者交通劉瑾。無日不來兵部說話。楊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伺濂出。必招入司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濂言于瑾。必傳旨令外補。廷儀獨語諛宇。極妾婦之態。宇大悅。廷儀能文。奏章皆令廷儀草之。

詔巡茶御史兼理馬政

正德二年都御史楊一清疏請查照先年事例。仍命御

史巡茶兼理馬政兵部擬議題奉欽依。陝西一應馬政

都着巡茶御史兼管。務要着實舉行。不許如常怠玩。疏曰。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舉。事勢頗難。凡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悞墮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兩寺馬政。巡

歷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一

撫兼管。而茶馬巡察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繁多。馬政實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如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勅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為益實多。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謝病歸○劉瑾矯詔指劉健韓文等為奸黨榜諸朝堂

正德二年逆瑾矯勅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又指內外忠賢為奸黨矯旨榜朝堂畧曰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林翰都御史張敷華戴珊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榮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寬徐昂陶諧劉范艾洪呂獅任惠李光戴銑徐蓋牧相徐暹張良鄒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璘黃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昆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徹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鉉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三

楊璋能倬朱廷聲劉王通相交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自陳休致其勅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

勅各處鎮守太監得預刑名政事

時新更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于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有太監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至是請勅自山東沿海達於蘇州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由送內閣請勅書未有不由六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畢真等勅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創為之當初內閣若能執奏凡差官不由

六部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可嘆哉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海先是艾有勲戚家與無錫民人訟田璞承勘悉以還民勲戚賂劉瑾復訟使者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勲戚且勅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璞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筆之幾死數日方蘇除名全家發南海瓊州為民

罷禮部尚書李傑起前任禮部尚書張昇代之亦尋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撫賂劉瑾求封為郡王傑持不與瑾衛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以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二十三

忤瑾亦罷

五月陞楊廷和南京戶部尚書劉忠南京禮部尚書

時楊廷儀因朱瀛通情于瑾瑾傳旨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以廷和代之以忠與廷和同打發過南故亦陞

忠禮部

起雍泰為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時給事中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遂詔起用固辭弗允

秋八月世宗皇帝生於興邸○總制三邊軍務都御史楊

一清致仕○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於闕下尋卒

源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惠預防。瑾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爲忠臣。遂矯旨逮送錦衣衛。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加焦芳少傳。兼太子太傳。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傳。兼太子太傳。武英殿大學士。○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致仕。時逆瑾用事。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之應。遂斥泰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復居常曲。日焚香讀書。其鄉人論積事。不與上官相見。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四

時內閣例用三人。李東陽。焦芳。王鏊。皆見任。楊廷儀復謀于劉宇。托朱瀛求劉瑾取入閣。許重謝瑾。瑾許之。下手勅取廷和入閣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廷儀以白金三千兩。并金銀器皿。托朱瀛陳于玄真觀。瑾大悅納之。

賜皇親沈溥吳讓靜海莊田

凡三千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於退灘土田。乞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事下戶部。查得河間府莊田冊。並無靜海縣河於退灘田地。四至及差官勘得。雖稱無徵荒地。但頃畝數多。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上不從。卒賜二家爲莊田永業。

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戶二千三百。年來赴移絕減。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人戶九百而已。皆因本縣田土。盡爲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耕種也。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都御史及兵備憲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知天順間。亦曾革罷。乃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

十二月。改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復寧王護衛。

是時宸濠通逆。瑾賂金錢無算。故得復議給。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回掌南院。命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始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各邊糧草。

昭代典則

卷二十四

三十五

瑾以邊方糧草多弊。令兵部奏差給事中御史查盤。回奏內有糧粗。批草泥爛者。瑾矯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郎中下獄。既至鎖。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勒令加倍賠償。凡各商人納過糧草。未給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日乏。

戊辰三年春正月。劉瑾令朝覲官每布政司納銀二萬兩。各布政司皆揭借於京師富家。及回任括取民財。加倍償之。

逮李夢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謫出之。猶未快於心也。復以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